程子曰賢人在下時苟未利雖磐桓未能遂往濟時之屯然有濟屯之志與濟屯之用志在行其正也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程子曰九當屯難之時以陽而來居隂下為以貴下賤之象方屯之時隂柔不能自存有一陽剛之才衆所歸從也更能自處卑下所以大得民也或疑方屯於下何有貴乎夫以剛明之才而下於隂柔以能濟屯之才而下於不能乃以貴下賤也况陽之於隂自

復班如不能進也班班分布之義下馬為班與馬異處也二當也世雖不能自濟而居中得正有應在上不失義者也然逼近於初陰乃陽所求柔者剛所陵柔當也時固難自濟又為陽剛所逼故為難也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矣婚媾正應也寇非理而至者二守中正不苟合於初所以不字苟貞固不易至於十年也極必通乃獲正應而字育矣以女子陰柔苟能守其志節久必獲通況君子守道不回乎初為

愚曰按春秋傳有班馬之聲杜氏註曰班別也震為足乾變震為作足之馬故曰乘馬也二乘馬欲從正應而逼於初九勢近而求之故屯難邅迴與馬別處言下馬不得進也然九屯之君子以貴下賤志於求輔匪二之寇乃求二婚媾也二乃曰九雖賢非巳正應守女子之貞而不輕字馬字如許嫁笄而字之字言弗許也至於十年天道變矣況人事乎乃字以應五也旁應為變正應為常故曰

反常言歸於常道也司馬公曰人臣之道患不正
也患不一也苟一於正通可遇也十年之屯其有
不通者乎此爻變則為兌兌為少女故稱女子十
年以互坤坤為年其數十故云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程子曰六二居屯之時而又乘剛為陽剛所逼是其
患難也至於十年則難久必通矣乃得反其常與正
應合也十數之終也

愚曰旁應為變正應為常言字以應五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程子曰六三以柔居剛柔既不能安屯居剛而不中正則妄動雖貪於所求既不足以自濟又无應援將安之乎如即鹿而无虞人也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道之无道之者則惟陷入於林莽中君子見事之幾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而已

朱子曰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爲逐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逐而不舍必致羞吝戒占者宜如是也

愚曰六本陰柔无濟也之才而居陽位懷妄動之心不能因人成事乃欲偽民從欲譬諸即鹿而无虞人以導之但見其陷入於林莽之中耳易開其自反之路曰若君子也而見幾則不如舍之又禁其逐非之心曰若冒危而往則吝而窮矣二十八

將際會風雲因虞得鹿也隗囂公孫妄意狂圖即鹿无虞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程子曰六四以柔順居近君之位得於上者也而其才不足以濟也故欲進而復止乘馬班如也已既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賢以為輔則可濟矣初陽剛之賢乃是正應己之婚媾也若求此陽剛之婚媾往與共輔陽剛中正之君濟時之屯則吉而无所不利也

有光顯時候

朱子曰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時陷於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民於下衆皆歸之九五坎體有膏潤而不得施為屯其膏之象占者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而不免於凶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程子曰六以陰柔居屯之終在險之極而无應援居

哉坎為血為憂故有泣血之象

䷃ 坎下艮上

程子曰序卦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物之穉也蒙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穉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也為卦艮上坎下艮為山為止坎為水為險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為蒙及其進則有亨義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往教之輕雖諄諄其言而藐藐其聽言者徒煩聽者愈厭終不足以發其蒙昧必待其来求則心虚意誠我不費辭而彼易領解上卦艮為手中四爻互震震為草以手持草筮也初筮是誠意專一而来扣可以告語再三則瀆慢便是養得深故不告此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之意然不告者亦不是自此以往更不告也待其能退而精思有所開悟復精專来扣則明者又告之也利貞是求

者告者皆當以正若彼雖求而求不以正此雖告
而告不以正亦不利矣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
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程子曰山下有險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
為故為昏蒙之義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之能亨以
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
得其中得中得時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險在外自家這裏見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哉

愚按程傳謂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此二句深得蒙之義但其於卦象下云山下有險遇險而止文公以為蒙不是見險而止乃是蹇象蓋蹇是險在外止在內蒙是險在內止在外內裏先自不安穩外面又去不得所以為蒙程傳到發明彖辭處則又得之

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程子曰初筮謂誠一而來求決其蒙則當以剛中之道告而開發之再三煩瀆也求筮之意煩數不能誠一則瀆慢矣不當告也告之必不能信受徒為煩瀆故曰瀆蒙也求者告者皆煩瀆矣

朱子曰以剛中者以剛而中故能告而有節也瀆筮者二三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　又曰他這説剛中處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為所蒙安能包人之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

正當了到那開發時便有作聖之功若蒙昧中已自
不正他日何由得會有聖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程子曰山下出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若
人蒙穉未知所適也君子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觀
其出而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未有
所向則以養育其明德也

朱子曰山下出泉泉却是流行底物事暫時被他礙

剛暴乃為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為寇也利用禦寇上下皆得其順也上不為過暴下得擊去其蒙禦寇之義也

朱子曰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為擊蒙之象然取必太過攻治太急則必反為之害惟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雖過於嚴密乃為得宜故戒占者如此凡事皆然不止為誨人也

愚曰九二剛中故包含納受而發蒙上九剛而亢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四

元 趙采 撰

䷄ 乾下 坎上

程子曰序卦蒙者蒙也物之穉也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夫物之幼穉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卦之大意須待之義序卦取所須之大者耳乾健之性必

剛中正而居尊位為有孚得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健
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故占者為有所待而能
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而利涉大川正固无
所不利而涉川尤貴於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也
愚曰後天乾坤後即繼以坎險者六卦險動為屯
險止為蒙健險為需險健為訟行險而順為師有
坎而无險為比嗚呼乾坤開闢之後何險難之多
也毋乃聖人設此而逆為之圖與坎陷於前而伏

朱子曰此以卦德釋卦名義

愚曰伊川謂剛健之人其動必躁然於坤卦又言陰體柔躁何所言不一如此以愚觀之陰屬義暗昧而嚴急所以說得躁乾體陽剛屬仁昭明而舒泰如何會躁剛健則任重道遠所以見險而能需

需則不躁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交感而未成雨澤猶君子畜其才澤而未施於用也
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爲雨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
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
俟命也
東萊呂氏曰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此
二句極有意味蓋君子於未遇之時涵養成就一旦
有用則无施不可此非口體之養而已也
朱子曰雲上於天无所復爲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

耳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爲但飲食宴樂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為則非需矣又曰坎體中多說酒食須有此象今不可攷

初九需於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於郊不犯難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程子曰需者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遠於險故為需於郊郊曠遠之地也處於曠遠利在安守其常則无咎也不能安常則躁動犯難豈能需於遠而无過

有言以吉終也

程子曰坎為水水近則有沙二去險漸近故為需於沙漸近於險難雖未至於患害已小有言矣凡患難之辭大小有殊小者至於有言言語之傷至小者也二以剛陽之才而居柔守中寛裕自處需之善也雖去險漸近而未至於險故小有言語之傷而无大害終得其吉也衍寛綽也二雖近險而以寛裕居中故雖小有言語及之終得其吉善處者也

苟非敬慎則致喪敗矣三切逼上體之險難故云災在外也災患難之通稱對眚而言則分也三之致寇由己進而逼之故云自我寇自己致若能敬慎量宜而進則无喪敗也需之時需而後進也其義在相時而動非戒其不得進也直使敬慎毋失其宜耳朱子曰泥將陷於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故其象如此

愚曰不能冒險安能平險三之需於泥勢不容已

險適足以致凶耳四以陰柔居於險難之中不能固處故退出自安蓋陰柔不能與時競不能處則退是順從以聽於時所以不至於凶也

朱子曰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陷險之所四交坎體入於險矣故爲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故又爲出自穴之象占者如是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

愚曰六四負險爲難者也四以陰柔居坎初怙險以軋我我需而不輕進者待三陽之朋来令三

陽類至事勢可知四且狃於安而未去其勢必被傷然後已故需于血血者陰也為陽所傷也聖人憫其傷也使之出穴以避之故曰出自穴穴者陰之窟也出其窟以避陽所以象謂之順聽坎為血為耳耳主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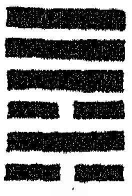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程子曰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

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需于酒食而貞
且吉者以五得中正而盡其道也
愚曰三陽濟難陰險已破五以陽剛中實之德正
位乎天位尚何需乎酒食而已此成王渊水既涉
酌大斗期黄耇底意思九五以德居位况又三陽
已爲泰此所以享出需之福而象言光亨貞吉也
易於坎體多說飲食故九五有此象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終吉象曰不速

之容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程子曰需以險在前需時而後進上六居險之終終
則變矣在需之極久而得矣陰止於六乃安其處故
為入于穴穴所安也安而既止後者必至不速之客
三人謂下之三陽乾之三陽非在下之物需時而進
者也需既極矣故皆上進不速不促之而自來也上
六既需得其安處羣剛之來苟不起忌疾忿競之心
至誠盡敬以待之雖甚剛暴豈有侵陵之理故終吉也

健涉險何必哉象曰雖不當位然入穴敬順所以亦未為大失需六爻二陰為險者也四陽需時而濟險者也時未至需而不輕為者初與二也需時已至果於有為者九三也居中得正所需已遂而不過為者九五也為險自禍者六四也不能為大險亦不受大戮者上六也



坎下
乾上

程子曰序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人之所需者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程子曰訟之道必有其孚實中无其實乃是誣妄凶之道也卦之中實為有孚之象訟者與人爭辯而待決於人雖有孚亦須窒塞未通不窒則已明无訟矣事既未辯吉凶未可必也故有畏惕中吉得中則吉也終凶終極其事則凶也訟者求辯其曲直也故利見於大人大人則能以其剛明中正決所訟也訟非和平之事當擇安地而處不可陷於危險故不利涉大

川也

朱子曰九二中實上无應與又為加憂且於卦變自遯而来為剛来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有有孚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之象上九過剛居訟之極有終極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以剛乘險以實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故戒占者必有爭辯之事而隨其所處為吉凶也

愚曰卦變初與四為中孚又二五剛實居中主信

欲訟歟取吉之道四有孚而不妄訟窒慾而不與訟惕懼而不好訟得中而不過訟是也其終極不反必歸於凶取利之道一有孚實而見大人斷聽曲直是也若恃其孚實冒險健訟則不利矣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程子曰訟之為卦上剛下險險而又健也又為險健相接內險外健皆所以為訟也若健而不險不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險而又健是以訟也

卦義不取成卦之由則更不言所變之爻也據卦辭二乃善也而爻中不見其善蓋卦辭取其有孚得中而言乃善也爻則以自下訟上為義所取不同也

愚曰剛来而得中伊川云剛自外来殊不知剛来與剛自外来不同剛自外来而為主於内是訟卦變為无妄此言剛来而得中是遯卦變為訟遯之九三来為訟之二遯之二為訟之三文公甞言伊川不更變卦所以到這處便説不通如柔進而上

行柔来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須用作圖子看方
活
終凶訟不可成也
程子曰訟非善事不得已也安可終極其事極意於
其事則凶矣故曰不可成也成謂窮極其事也
愚曰此罪上九也夬訟涼德也訟而獲服已不足
敬訟而不勝且入刑辟勝則凶於天不勝凶於人
可畏哉

則陷其身矣乃入於深淵也卦中有中正險陷之象

愚曰以下坎設戒也夫見可而進訟之中策冒而

為之鮮不及禍曰入於淵者自取之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程子曰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若

上下相順訟何由興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

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无由

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

朱子曰天上水下其行相違作事謀始訟端絶矣

愚曰天一生水方天與水為一則氣之未判者也而訟之象何以見一氣判矣天運而西水流而東天水違行事有逆順情有好惡於是而後有訟君子知凡訟之所由起存乎始之不順也故事必謀之於始謀始者非擬議以興訟隄防以絶訟也是故君子居則擇隣與則擇交口則擇言身則擇行皆謀始也

二自外来以剛處險為訟之主乃與五為敵五以中正處君位其可敵乎是為訟而義不克也若能知其義之不可退歸而逋避以寡約自處則得无過眚也必逋者避為敵之地也三百戶邑之至小者若處彊大是猶競也能无眚乎眚過也處不當也與知惡而為有分也自下而訟其上義乖勢屈禍患之至猶拾掇而取之言易得也

朱子曰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

柔得下之中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其
象占如此邑人三百户邑之小者言自處卑約以免
災患占者如是則无眚矣
愚曰二之所以不克訟者二下也五上也下豈可
以訟上哉二若恃其有邑人三百而與上訟則罣
誤而罹於眚者多矣天下事財均則論勢勢均則
論理觀訟卦只當坎上去從乾不當是乾下来就
坎乾天下无對者也坎乾之子也雖有道理如何

退而逋竄蓋名分所在道理又大也邑人三百户
无眚以二變坤坤為户二在大夫位為邑坎為眚坎
化為无眚三百户朱漢上曰古者諸侯建國大夫
受邑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中士倍下士
上士倍中士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君十卿禄天
子之大夫視子男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然則諸
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也食二百八十有八人三
百户舉全數也

三不忘上之舊德而正當耶或未必之辭王九五
也事訟事也若曰三若忘大德而求小怨從九五
以事乎訟則必无成若從上而不忘舊德則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
失也
朱子曰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九四剛而不中故
有訟象以其居柔故又為不克而復就正理渝變其
心安處於正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

愚曰四以剛凌初為初所訟初既不永所事四或從而乘之非初之病乃四之過今四不克訟而復就正理渝變其心安處其正所以為吉而象以為不失也伊川文公皆以命為正理蓋正理便是天命如賜不受命居易俟命俱就說理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程子曰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中正所以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也吉大而不盡善者有

矣中正之道何施而不元吉

愚曰九五訟元吉文公云此爻便似乾之利見大人有占而无象爻便是象訟元吉九五便是説得好但恐學者无捉摸夫以九五剛健中正為天下立心立極立道之主在河圖洛書為居中之五在洪範為皇極以大君言之位居天下之中正道有天下之中正德全天下之中正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所以為聽訟之主而元吉者也凡天下之不中

程子曰九以陽居上剛健之極又處訟之終極其訟者也人之肆其剛彊窮極於訟取禍喪身固其理也設或使之善訟能勝窮極不已至於受服命之賞是亦與人仇爭所獲其能安保之乎故終一朝而三見褫奪也窮極訟事設使受服命之寵亦不足敬而可賤惡況又禍患隨至乎

朱子曰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以剛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

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占為終訟无理而或取勝
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為戒之意深矣
愚曰訟之六爻二四不能訟者也上以訟勝而受
賜者也然易於不克者曰无眚曰獲吉於受賜者
曰三褫之曰不足敬何也嗚呼此聖人止訟之道
也夫使勝者自多其勝以夸其怨不勝者自恥其
不勝以遂其惡則訟之禍吾不知其終矣是故訟
勝人以為吉易以為凶訟不勝人以為凶易以為

吉蓋莫恥於訟莫安於不訟也上言鞶帶以卦乾衣坤裳坤中一畫有帶之象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五

元 趙采 撰

䷆ 坎下坤上

程子曰師之興由有爭也所以次訟也為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為衆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内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以爻而言一陽而為衆陰之主統衆之象比以一陽為衆陰主

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為衆陰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

愚曰言爭不已爰及干戈匹鬬不已黨類以多訟而師勢也爭起於心故訟莫狠於心言語為末兵莫憯於志莫邪為下此兩卦皆以坎之堅多心在體所致也心以道制易於此示聽訟无訟以戈止戈之道焉訟自下起故訟卦辭為興訟者設師自上出故師卦辭為出師者設

師貞丈人吉无咎

程子曰師之道以正為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彊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無咎蓋有吉而有咎者有無咎而不吉者吉且無咎乃盡善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衆乃以衆心未服請莊賈為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

業衆所畏服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為大將葢其謀為有以使人尊畏也

朱子曰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静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

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無咎戒占者亦必如是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程子曰能使衆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衆心服從而歸正王道止於是也

朱子曰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為所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

咎也
朱子曰又以卦體卦德釋丈人吉无咎之義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无害於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悦而從之也
愚曰二剛中而有應於五二將兵之主五將將之主也二有功即五之功矣以健行險以勢勝

以順行險以理勝兵猶藥也人不得已而後御於藥然藥毒所以已疾故兵雖毒而人從之人知其一日之毒百世之利也如是而後无咎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程子曰地中有水水聚於地中為衆聚之象故為師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

愚曰外卦坤順内卦坎險文公謂伏至險於大

程子曰初始之始也故言出師之義及行師之道在邦國興師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法也謂以禁亂誅暴而動茍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為本所以統制於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制師无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

愚曰度量衡之法起於黄鍾之九寸黄鍾坎位

也爾雅曰坎律銓也師出以律則教道素明兵卒有制勝敵之道也否臧失律也否讀為可否之否劉遵曰否字古之不字也失律者為不善否臧則不善杜預亦曰否不也故辭曰否臧象曰失律失律則凶矣或曰師出无名而以律可謂臧乎曰司馬掌九伐之法不正而動是亦失律安得不凶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

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子道亦然唯孟子為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在師中吉者以其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與前所云世儒之見異矣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懷邦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程子曰五君位興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於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無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師二在下而為師之主長

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戒行賞之人於小人則不可用此占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文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程子曰大君持恩賞之柄以正軍旅之功師之終也雖賞其功小人則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亂邦小人恃功而亂邦者古有之矣

朱子曰聖人之戒深矣

元善長永貞固之德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来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来已晚而得凶矣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耳

愚曰衆陰无主則亂一陽无輔則孤合而成比斯吉矣蓋自乾坤定位以来屯以匡濟蒙以教訓需以養育訟以息爭師以去梗至是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矣夫比以久遠託也寧擇而比无比而擇故

上下羣陰比於五五比其衆乃上下應也

後夫凶其道窮也

程子曰衆必相比而後能遂其生天地之間未有不相親比而能遂者也若相從之志不疾而後則不能成比雖夫亦凶矣無所親比困屈以致窮之道也

愚曰彖言比吉也多箇也字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比輔是解比字下順從是解吉字以剛中

言九五具三德為衆所比也上下應言五陰從一

陽有萬國戴一人之象也其道窮非人外已已自

外人其道窮孤所以凶也謂上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程子曰夫物相親比而無間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為比也先王觀比之象以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

朱子曰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建國親侯亦先王所以比於天下而无間者也彖意人來比我此

取我往比人

愚曰易不可確定說如地中有水師乃取順中伏

險之義地上有水比便不說險了只取地上親密

无間之義此卦九五陽剛居中而得正上下五陰

皆比之四海仰一人一人撫萬邦之象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

初六有它吉也

程子曰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中心

程子曰二與五為正應皆得中正以中正之道相比者也二處於內自內謂由己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於己己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以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內也不自失也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乃自失也守己中正之道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易之為戒嚴密二雖中正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戒之自守以待上之求无乃涉後凶乎曰士之自脩乃求上之道降

比之無首故爲匪人此說方是

愚曰伊川以二四爲匪人而二與四未可爲匪人蓋上六無首乃匪人也三以陰柔無知人之明戀其正應無見幾之劉上以無首而三比之可謂比之非其人矣比非其人失所親矣能無傷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程子曰四與初不相應而五比之外比於五乃得貞正而吉也君臣相比正也相比相與宜也五剛陽中

正賢也居尊位在上也親賢從上比之正也故為貞吉以六居四亦為得正之義又陰柔不中之人能比於剛明中正之賢乃得正而吉也又比賢從上必以正道則吉也

朱子曰以柔居柔外比九五為得其正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愚曰四應在初而鄰於五初内卦也五外卦也今四捨初而外比於五非應而曰貞曰吉何也初弱

而甲五賢而尊比以賢為正賢以君位為正正則
吉矣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
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程子曰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
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
已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
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

私邑化之亦不相誠以使人從已也必誠而後聽是以言而使之聽也不誠而聽則上之所以使之聽者中而已

愚曰王者之於田也三面驅之缺其一面順而來者取之逆而去者舍之前禽逆而去之也九五以大中至正顯明比道以示人使天下自為去就用三驅之法以待物雖前禽之失有所不問是以天下信其心而親其仁邑人不誠而自聽矣邑人國

善則其終善矣有其始而无其終者或有矣未有无其始而有終者也故比之无首至終則凶也此據比終而言然上六陰柔不中處險之極固非克終者也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天下多矣比既无首何所終乎相比有首猶或終違始不以道終復何保故曰无所終也

誠齋曰上六无首所謂後夫凶也四陰皆從五而已獨後焉見之不早從之不先下則棄於四陰之類上

尊位又大中而上下應之斯為大矣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

施未行也

程子曰以卦才言也内健而外巽健而能巽也二五

居中剛中也陽性上進下復乾體志在於行也剛居

中為剛而得中又為中剛言畜陽則以柔巽言能亨

則由剛中以成卦之義言則為陰畜陽以卦才言則

陽為剛中才如是故畜雖小而能亨也畜道不能成

大如密雲而不成雨陰陽交而和則相固而成雨二氣不和陽尚往而上故不成雨蓋自我陰方之氣先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其功施未行也小畜之不能成大猶西郊之雲不能成雨也

愚曰健而巽以二體言也乾剛健而為巽所畜畜他不住況三以剛中待之乾雖在下迹不行而志行矣曰尚往也言乾剛之性所尚在往未即受畜也曰施未行也雖未厎乎雲行雨施言未則見其

故云復自道復既自道何過咎之有无咎而又有吉
也諸爻言无咎者如是則无咎矣故云无咎者善補
過也雖使爻義本善亦不害於不如是則有咎之義
初九乃由其道而行无有過咎故云何其咎无咎之
甚明也
朱子曰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為陰
所畜然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為正
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為所畜故有進復自道之象占

象復發明其在中之美

朱子曰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於陰以其剛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亦吉道也占者如是則吉矣

愚曰二五俱陽爻雖若失應然皆中也二五皆中同志相求故相牽挽而復其所二牽挽而後復雖非自然猶幸志同相牽不自失其正而遂其復此其所以吉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程子曰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暱比而不中為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輪輻言不能行也夫妻反目陰制於陽者也今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婦人為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故說輻反目三自為也夫妻反目蓋由不能正其室家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進猶夫不能正其室家故

致反目也

朱子曰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於陰而又

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說而為所繫畜不能自進故有

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故又

為夫妻反目之象戒占者如是則不得進而有所爭

也

愚曰三若變則互震震上坤為輿陽畫與下橫木

也故為輻三若見畜而不可動互兌兌為毀折輿

住而六四柔順巽體有孚信亦非力畜衆陽求以
困君子厄正人者惟朱文公言富以其隣是說巽
體同力畜乾為得小畜之義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
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程子曰九以巽順之極居卦之上處畜之終從畜而
止者也為四所止也既雨和也既處止也陰之畜陽
不和則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成矣尚德載四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程子曰兌以陰柔履藉乾之陽剛柔履剛也兌以說順應乎乾剛而履藉之不順乎上陰承乎陽天下之正理也所履如此至順至當雖履虎尾亦不見傷害以此履行其亨可知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程子曰九五以陽剛中正尊履帝位苟無疚病得履道之至善光明者也疚謂疵病夬履是也光明德盛

而輝光也

愚曰此卦一柔而履二剛上為乾剛所履不言剛履柔者三柔履之主也以柔履剛此以六三一爻言履之義也卦後為尾乾之剛虎也四向後尾也三自下而履之我説而應彼感而順故乾雖剛而不忤何者乾剛為物順之則利逆之則害莊子曰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巳者順也順則不見噬啞可以亨矣彖釋虎尾足矣別出帝位何也人之應

世無過逆順二境逆境莫危於履虎順境莫大於
爲君然人之情不蹶於羊腸九折而蹶於平地者
有矣是以履帝位之難尤難於履虎尾之難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程子曰天在上澤居下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
如是故取其象而爲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辨别上下之分
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有定民志定
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

實自亂耳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程子曰三以陰居陽志欲剛而體本陰柔安能堅其所履故如盲眇之視其明不足跛躄之履其行不遠才既不足而又處不得中履非其正以柔而務剛其履如此是履於危地故曰履虎尾以不善履履危地

而已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若人者與象言不咥此言咥者卦體說而應乎乾應則以柔應剛以說應健如列禦寇所謂達其怒心也文則才智不足而有為於大君妄動也是不知宋王之猛者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程子曰九四陽剛而乾體雖居四剛勝者也在近君多懼之地無相得之義五復剛決之過故為履虎尾愬愬畏懼之貌若能畏懼則當終吉蓋九雖剛而志